

母

著者 基爾高
譯者 瑞光孫

下 冊

民國廿五年九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再版發行

全兩冊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母”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M. Gorky
譯者	孫光瑞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電報掛號

七〇二五七四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交通路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

這一天的殘餘，在回憶的複雜的雲霧和緊緊地抱住靈魂的沉重的疲勞裏面過去。在她眼前，變成灰色斑點的那個瘦小的士官，正在那兒跳動。黑暗的旋風裏面，伯惠爾的青銅色的顏面發出了光輝，恩特萊的眼睛帶着微笑。……

她在室內走來走去；坐在窗邊，望着街上。聳了一聳眉毛，打了一個寒噤，重新站起身來。好像茫然地在那裏尋找些什麼東西……喝了口水，但是不能止住她的口渴，也不能從她心裏洗滌了凌辱和悲傷

的燒灼般的創痕。這一日，完全切做兩部，——前半，很有意義，很有內容，可是現在呢，什麼都已沒有。在他面前，祇是展開了倦怠的空虛，搖晃着爲難的疑問。

——現在怎辦？

考爾斯諾華來了。她指手舞腳地叫喊，哭泣，一會子頓着腳對母親提議，對她約束，一會子又在恐嚇他人；可是，這些都不能打動母親的心靈。

——對啦，——她聽見了瑪里的喧噪的聲音，——總之，那樣地煽動了他們，所以大家都出來了，廠裏全體的人都……

——唔，唔——母親搖着頭，用低聲說。但是她的眼睛，却是不轉瞬地望着已經過去了的、和恩特萊，伯惠爾一起地和她分開的事情了。她，哭不出來，——心臟已經縮小，已經乾燥。嘴唇完全乾燥，嘴裏一點都沒有水分。手臂發抖，背上的皮膚，也是抖動起來。可是，在她心裏，還是不斷地燃燒着憎惡的火花，這種火花永不消失，不時的刺激着她的心胸。母親對於這種疼痛，給了一個冷淡的約束。

——等待着吧……

她很響地透了口氣，放下了眉毛。

傍晚，憲兵跑來，母親毫沒驚惶和害怕地迎接了他們。他們蜂擁地跑了進來，臉上似乎帶着滿足的愉快。黃臉的將校露出了牙齒說：

——怎樣？你在幹嗎？這不是第三次見面了嗎？

她祇是用她乾燥的舌頭默然的舐了一舐嘴唇。將校裝出訓戒一般的聲調，不斷地講着，母親覺得，他的那種說教，祇是爲着使他自己歡喜。他的言語，不曾到達她的心靈，同時也就不會妨礙她的思想。

——老婆子！不曾教訓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這是你自己的不是……

當她聽到這一句的時候，她站在門口，頭也不回地用低聲說：

——可是，在我們看來，孩子們才是自己的裁判官呢。……使他們這樣，孩子們一定會用真理來裁判我們的！

——什麼？——士官喊了出來，——說響一點！

——我說孩子是我們的裁判官！——她嘆了口

氣，反覆着說。

將校生了氣，很快地不知說了些什麼。可是他的說話，祇在周圍畫了一個圈子，不曾接觸母親的耳朵。

瑪里·考爾斯諾華站在證人裏面。她立在母親旁邊，可是一眼都不敢偷看，每逢士官對她責問的時候，她總是很狼狽地，深深地行了個禮，然後一樣地回答。

——不知道，大人！我是一個沒教育的商人，愚蠢得很，什麼都不知道，……

——好，閉嘴！——士官聳了一聳鬚鬚，對她命令。於是她行了個禮，偷偷地裝了一個鬼臉，輕輕地對母親說：

——啐，該死的！

士官叫她檢查維拉索華的身體，於是她睜着眼睛，向士官看了一眼，吃驚一般地說：

——大人！我不會做這樣的事！

士官在地上頓了一腳，罵了出來，於是瑪里閉了眼睛，低聲地向母親說：

——沒有法子，解開鈕扣吧，伯拉蓋耶·尼洛娜
太太……

她漲紅了臉，在母親上衣裏面撫摸了一遍，偷偷地說：

——真是狗子一般的胚子！——噯？

——你說什麼？——士官對他望了一眼，凶狠地喊：

——大人！這是女人們講的話！——瑪里害怕地講。

當他命令母親在調查書上面簽名的時候，她拿了捏不慣的筆桿，在紙上寫了印刷體的粗大的字體：
‘工人的寡婦，伯拉蓋耶·維拉索華。’

——你寫了些什麼？這是什麼原故？——士官很不高興地喊着，過了一會，又是帶着苦笑地說：

——沒辦法的傢伙！……

他們走了之後，母親將手按在胸口，站在窗子前面。她聳着眉毛，長時間地，眼也不霎地望着自己前面。閉了嘴巴，好像感到齒痛一般的緊縮了自己的兩頰。洋燈的煤油就要點完，火光不住的躡跳，好像就

要消滅。母親吹滅了燈，站在黑暗中間。煩惱的暗雲，充塞了她的胸口，使她呼吸感到困難。她站了許久，——眼睛和腳，都覺得疲倦。在窗子下面，她聽見了瑪里的帶了醉的聲音。

——伯拉蓋耶太太！睡了？真是可憐的人！……請安置吧！……誰都欺負你！……

母親和衣地睡在床上。好像跌入深淵一般的很快的陷進了苦悶的夢景。在她面前，展開了到城裏去的路上的，那個對着沼地的黃色的砂丘。伯惠爾站在採砂的斷崖上面，恩特萊唱出了響亮的歌聲。

——‘起來奮鬥！勞働大眾。……’

她沿着砂丘的橫路走着，用手遮在額上，望着他的兒子。在那藍色的天空前面，他的姿態表現得非常明白。她想要走近他的身邊，但是又像自己正在懷孕，所以有點躊躇。在她手裏，也像抱着一個嬰兒。野外，孩子們正在踢球，孩子們的人數很多，皮球帶着赤色。在她手裏的嬰兒，伸手向着那些孩子，突然的哭了出來。母親給他含了乳頭，從新回轉。可是，砂丘方面，兵士們已經向她排列了刺刀。她很快的跑向建

在草地中央的教會。這個教會好像建在雲霧裏面，顏色很白，屋頂非常的高。在那裏，好像有人正在埋葬，棺材很大，顏色很黑，上面蓋着一層東西。僧侶和陪祭者們穿着白色袈裟，在教會裏面走來走去。嘴裏念着：——‘基督從死復活了！’

陪祭的點了香，對她招呼，帶着微笑。他的頭髮很有光澤，帶着褐色，容貌好像薩莫依洛夫一樣的似乎非常愉快。上面，從圓圓的屋頂好像手巾一般的射下了很闊的光線，兩邊唱歌席的孩子們靜靜的唱了出來。

——‘基督從死復活了……’

——捉拿他們！——僧侶站在教堂中央，忽然的喊了出來。他的身上已經沒有袈裟，臉上，已經長了灰色的可怕的口鬚。大家跑了出來，陪祭的也是丟了香爐，和小俄羅斯人一般的抱頭奔走。母親手裏的孩子，落在人們的腳邊，他們祇是似乎害怕地望着這個裸體的孩子，避了開去，母親跪在地上，向他們喊：

——不要丟掉孩子！帶他去吧！……

——‘基督從死復活了!’——小俄羅斯人反背着手，帶笑地唱。

母親俯着身體，將孩子拾了起來，放在一架材木車的上頭。尼古拉在車旁走着，帶笑地說：

——給了我很多的工作。……

路上很濕，人們都從窗口伸出頭來，或者吹嘯，或者罵人，或者手舞足蹈。天氣很好，太陽燦然地照着，一點陰影都沒有。

——唱吧！伯母！——小俄羅斯人說：——這就是生活！

他的歌聲，壓倒了其他的聲響。母親跟在他的後面。對他說：

——爲什麼那士官要嘲笑我呢？……

可是，不意的絆了一交，滾進了無底的深淵裏面，深淵發出可怕的喊聲，將她吸了進去。……

她嚇了一跳，睜開眼來。全身淌汗，自己聽見了心臟鼓動的聲音。——心裏，覺得空虛，好像有人用着粗暴的兩手，抓住她的胸口，而在惡意地將她壓榨。召集工人的汽笛，執拗地鳴響，她心裏知道，這

是第二次的汽笛聲音。房間裏面，胡亂地拋着許多書籍，一切都是分散，一切都已凌亂，地上，染了許多的泥濘。

她站起身來，面也不洗，禱告也不做地開始收拾她的房間。走到廚下，看見了捲着一條紅布的拐杖。她氣憤憤地拾了起來，想要將牠丟進暖爐，可是嘆了口氣，將那紅旗除了下來，將牠好好的摺好，藏在衣服袋裏，然後將那拐杖折斷，丟進暖爐裏面。用些冷水洗了窗戶，揩了地板，生了茶爐，然後換了衣服。當她坐在靠近廚房的窗口的時候，心裏從新發生了和從前一樣的問題。

——現在怎辦？

她想起了今天不曾做過禱告，於是站起來走到聖像前面。立了幾秒鐘，重新坐下，——心裏祇是覺得虛空。一切都是變成非常的沉靜，——連那相信着不久就要到來的衝突，不論什麼時候都是勇敢地報告着時刻的時鐘振子，今天也是放低了他的聲音。蒼蠅的翼翅，也像沒有氣力……村裏變成可笑一般的寂寞，——昨天那樣的喧噪的人們，今天也好像都是

躲在家裏，正在思量那個異常的日子。

忽然，她想起了年輕時候曾經看見過的一件事情。在查維莎洛夫家裏的花園，有個盛開着睡蓮的池子。在一日灰色的秋天，當她走過池邊的時候，她看見了池中的一只小舟。池子很暗，也是非常平靜。那只小船好像一片黃葉，平伏地貼在黑色的水上。從那孤獨地浮在鈍寂的水上，被那些落葉包圍着的無人的小船，吹來了深切的悲哀，和難堪的歎息。她，暫時在池邊站了一下，心裏想着，誰將這只小船放在池中，這又爲着什麼原故？那時候，她想起了正在等待死人的棺木，好像，他自己和那小船有些相像。那一天晚上，知道了查維莎洛夫家的執事的女人，跳在池裏自殺，——她，是一個老是蓬鬆着頭髮的，走路很快的女人。

母親好像要想揩掉那種回想一般用手擦了一擦眼睛。她的思慮，不自覺地回復到昨天的印象；她被這種印象抓住，望着冷清清的茶碗，獨自的坐了許久。她的心裏，燃燒起一種希望，想要遇見一個聰明而純樸的人物，對於各樣事情仔細地問個清爽。

於是，正像適應她的希望一樣，午飯之後，尼古拉·依凡諾維支跑來。可是，母親看見了他，突然地覺得不安起來。她對他的招呼也不回答地低聲地說：

——啊，你最好不要到這兒來呢，不是很危險嗎？被人看見了會被帶去的！……

他和母親用力地握了手，整了一整眼鏡，將嘴巴擺近母親的耳朵，很快地講：

——你或許已經知道，事先我和伯惠爾及恩特已經有了接洽。假使他們拿去了，——那麼第二天我就將你接到城裏去住。——他殷勤地，似乎很擔憂地說。——到家裏來搜過了？

——來過了。來搜查和翻弄了一下。那些人們是什麼良心和廉恥都沒有的！——她說。

——他們那裏還有廉恥？——尼古拉聳了一聳肩膀，開始和她解釋為什麼有搬進城去的必要。

母親聽着這種親切的言語，臉上浮出了蒼白的笑容。他的斷定雖則不很能夠理解，但是對於他的誠肯的信賴，自己都覺得奇異起來。

——假使伯夏曾經那樣說，——她講：——那麼

我也不客氣的……

他攔住了她。

——那是你可以不必擔憂的，我祇有一個人，偶然我的姊姊來走動一下。

——可是，儘要你養我，也是不行的。——她這樣想着，說了出來。

——假使你希望，那麼也有事情可以做的。——尼古拉說。

在她，所謂‘事情’的意義，已經和她兒子及恩特萊們所做的事業，有了不可分離的連繫。她走近一步，望着他的眼睛說：

——可以有事情？

——替我照料那小小的家計，……我是一個人。

……

——我所說的不是這樣的意思。不是家裏的事情。——靜靜地，她說。——我所說的是世上的事情。

好像，他的不能理解，對她有了一些什麼損害，她似乎很悲傷地嘆了口氣。尼古拉站起身來，近視眼上帶着笑容，思慮一般地說：

——世上的事？假使你希望，那麼你自己可以找事做的。……

立刻，在她心裏充滿了一種單純而明瞭的思想。——從前，她曾經幫助過她的兒子。今番，也一定可以幹吧。民衆更多的聽從她的兒子，那麼這種正義也一定能夠更加明白。她望着尼古拉的善良的容貌，等待着他說些愛惜伯惠爾，恩特萊和自身的說話。可是，尼古拉用他手指捻着鬍鬚，沉思地說：

——此後假使能夠遇見伯惠爾，那麼你可以問他那些需要報紙的農夫的地名。

——那是我知道的。——她很愉快地講。

——地方和人名我都知道，將東西給我吧，我可以給你們拿去。我可以和他們見面，依照你們的囑咐行事。我假使身上帶了禁書，那是誰也不會想到的。工場裏也曾拿進去過，那不是一次兩次，也不是偷偷地拿進去的。

她，立刻想要背了口袋，拿了拐杖，走到森林或者村莊裏面去了。

——給我事情做吧，請你。——她說，——爲着

你們，我什麼地方都去。不論什麼地方，不論怎樣的道路，我都可以辦到。你們可以放心。不論夏天，不論冬天，死也不要緊的。這是正義的巡禮，……有什麼不好呢？巡禮的生活是不壞的。雖則要巡歷各地，可是什麼東西都不帶，除出食物之外什麼也不要，那是不受任何人的欺負地可以走遍各地方的。……我決定這樣幹吧……走到伯夏和恩特萊的地方，走到他們此後要去的地方。……

她將自己和那站在農民小屋前面，爲着基督而請求布施的巡禮女子比較一下，覺得有點悲傷起來。

• 尼古拉慰藉一般的握住了母親的手，看了一眼時計，說：

——這事以後再商量吧，……應該仔細想一想的。

——你，——她喊着：——還要想什麼？我的孩子，我的最貴重的心肝，已經拋棄了他們的自由和生命了，……我是什麼呢？我不是母親嗎？

尼古拉的顏面變了蒼白，他用溫和的注意望着母親，低聲地說：

——我聽到這樣的話，還是第一次。……

——我能說什麼呢？——她似乎很悲傷地搖了搖頭，沒力地攤開了手，——假使我能夠說明做母親的心境，那是……

她被在她心裏生長的氣力鼓動，站起身來。那種烙印一般的憤怒的言語，使她頭腦混亂起來。

——誰都會哭的，……即使是歹人，即使是沒廉恥的人……

尼古拉也站起來，再看了一看時計。

——好，就是這樣決定吧。可以搬到我那兒去？

她默然的點了點頭。

——幾時搬？早一點好些。——他講。殷勤地附加着說：——當真，我儘是掛念着您。

母親吃驚般的注視着他，——這人和我有什麼關係？俯倒了頭，含羞般的帶着微笑，站在她的前面。駝背，近視，穿着普通黑色的衣服，一切，都像和他很不相稱。……

——您有錢用？——他俯着頭問：

——沒有。